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啟

謝蔡太師啟代

始緣力請得返弊廬終賴仁私盡還舊物豈惟銘佩  
而復兢惶某屏迹累年無識面者闔門度日將終身  
焉自收老大之心遂絕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  
律於管寧久已飾巾志意自同於陳寔忽奉昭回之  
蹟大推霄霈之恩舊惡宿愆一時蕩滌前候故將以  
次甄收爾惟朽鈍之軀屢費陶鎔之手終蒙記錄不  
忍棄捐謂其嘗任宰司故優其班序謂其久安田里  
仍處以虛閑就使自為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



本敢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運，將令四海盡蒙比屋之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泣。致茲衰退，亦極寵榮。食既愈浮，寧有小言之補位。非所稱得，無大耄之憂辭。受之間，莫知所措。

賀鄭太宰啓代

伏審拜恩，中陞進位元台。凡在陶鎔，實深慶抃。竊以虞刑未措，選於衆而舉臯陶。商鼎將調，求諸野而得傳說。備見載籍，號為美談。然臯陶之術，非本於民情。而傳說之舉，不由於師錫。坐超迥古，允屬聖時。恭惟某官識照幾先，學窮擊表。禁林視草，知盛德之有言。樞極運籌，見真儒之無敵。既延登於揆路，實滿慰於

輿情。以舜事克意，其在此維申及甫。茲豈偶然，必將盡摠曾臆之奇。庶幾大慰邇遐之望。集側聞証告實副，願言徒深賀厦之誠。阻與埽門之後，永懷欣豫。未易名言。

賀劉少宰啓代

伏審拜恩，天陞進位台躔。凡在陶鎔，舉深打踰竊以國家安治，何啻百年宰相。稱呼蓋嘗屢易，置平章於後省。冠僕射於南宮，猶襲唐餘未皇。周制主上親紆宸翰，追述先猷。作新二字之名，永著一王之法。自非智足以斷國論，仁足以遂物宜。則何以工副旁求，進膺大用。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學造天民。言不外於聖

人故常合稷喻必根於經術豈肯借秦登二府者曾  
未數年裨萬乘者蓋非一事逮茲爰立實副具瞻所  
謂蕭也規而曹也隨周公左而召公右年登可待刑  
措為期方此投閑聞之起立阻遠潭之府莫趨兩  
兩之階欣躍之誠實倍倫等

賀右僕射韓相公啓代

伏審顯奉制麻延登宰席播騰九有懽慶一辭竊聞  
考元龜以斷大謀不如舊德指喬木而稱故國未若  
世臣才猷夙著於廟堂名實已隆於天下故社稷日  
之而倚重而朝廷恃此以稽疑恭惟某官器重海涵  
神清玉粹天資攸稟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傳皆

論道經邦之術藹揚令聞坦涉亨途頃任樞躔謀已  
深於漢幄出臨閩寄澤未溥於南霖波地久虛僉言  
允屬值聖朝之嗣服思輔相以迓衡召還三遷遂宅  
百揆常平盛事固無媿於古人房杜全功誠責成於  
今日必將盡發曾中蘊庶幾大慰海內之心某承乏  
遐陬側聞除目阻遠潭潭之府莫趨兩之階叢  
并寸誠難形尺牘

賀門下李侍郎啓代

伏審拜息中陞秉政東臺允與生成舉深欣懌竊以  
明良之會今昔所難董賈有志而竟不逢時房杜得  
君而未能及禮故漢功不過於如此而唐政亦終於

聞然追還古初意在今日恭惟某官識探道奧學濟  
聖涯經天緯地之文得之性稟尊主庇民之略盡在  
術中早躋華途夙著時望西垣潤色燦追典誥之風  
右轄論思肅振維綱之任頃從鳳閣出守麟符衆人  
嘆其失時君子知其復用值聖神之嗣服思耆舊以  
迂衡召還自外而任以春官曾未閱時而入居左省  
除音所徹衆議允諧必將盡摠骨髓之奇庶幾大慰  
邇遐之望某久依琳館嘗辱鈞陶激懽抃於重衿難  
叙陳於弱翰佇聞爰立益副具瞻

賀蔣樞密啟

伏審証敷明命擢貳鴻樞世稔服於重名人共欣於

顯拜恭惟某官才高康濟志切經綸文章秀發於妙  
齡器業養成於晚節中外荐更之久所守益完縱橫  
應變之材無施不可出而頗牧入則卿雲先帝深知  
欲大用而未果嗣皇優眷遂圖任而無疑召還自外  
而歸直禁林曾未閱時而延登在府參裁機政寧穆  
邦猷朝廷取決於空籌邊鄙折衝於燕俎君臣千載  
孰窺造膝之謀冠帶百蠻行見止戈之武某側聞除  
且阻遠鈞嚴莫伸賀厦之私永愧登門之舊其如權  
躍罔喻端倪

賀安諫議啟

伏審光奉制綸推居諫苑朝廷增重中外聳聞竊以

致君澤民聖賢之所易逢時遇主古今之至難當諫  
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得伸其志實係於天  
共惟某官醞藉深醇議論辨博養慷慨散言之氣負  
縱橫通用之才必將論列是非敷陳利害然恐供職  
未幾別有九遷之榮遇事輒言安俟七年之久某荷  
知有素稱慶無緣欣抃之私實倍夷等

賀馬學士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陞冊府除目流播士類懽騰伏惟  
某官望重賢關名高英毅才適邦家之用識窮道德  
之微簡在工心重已千之宿學延登客省正門五之  
闕文蓋朝廷以待於清流而卿相多由於此出媿郵

傳之既晚致慶牘之稍稽

賀楊運判啓

伏審寵膺宸命榮抱使權爰擇剛辰已諧禮上凡叨  
屬部舉切欣矧某累任劍東粗知民俗雖人負地瘠  
顧歲入之不饒而吏祿軍儲忘年計之足用儻資源  
之不遏宜利孔之並興馴致羨餘式資經畫忝惟某  
官才猷強濟術略疏通入握省蘭已振望郎之譽出  
持漕節用昭煩使之能諒生財之有方不加賦而自  
給佇騰最目行陟華途某方隸旄麾敢論瓜葛雅故  
未忘於一日庇麻當賴於二天權抃所叢端倪曷喻

賀楊提刑啓

伏審光曆寵渥移、祥刑使選逾華僉言允慰恭惟  
某官道心蘊粹德性稟醇氣有養而益完銜無施而  
不可以才自進容無待於後先中道而行時不介於  
彼此逮茲顯擢殊慰與情乘傳出闕已嗣棄縉之志  
過家上冢益知晝錦之榮先聲播騰屬部澄蕭某方  
欲述具利害塵浼聰明若吏遷延朞月之間必能聽  
用芻蕘之說遽間移命今復何言仰望飛騰永言欣  
懌

賀新提舉啓代

伏審祗膺誥綸肅持使斧士流稱慶輿論率同伏惟  
交代某官真性稟醇道心養粹學造天人之理識窮  
性命之微荐履儒官夙著朝望億萬橋門之士景仰

餘輝三千闕里之徒爭傳緒論將以淵源之素施於  
政事之間爰自講筵出膺使指某偶緣幸會忝作交  
承即諧傾蓋之懽愈切望塵之意

賀王安撫啓代

伏承今嗣新恩秘書榮登者充賦外臺已居前列第  
名丹陛復處上游氣類增光縉紳共慶坊以西漢解  
頤之士止得丙科元和大手之文猶馮三上沉天下  
承平之後實人材並出之時俯拾巍科不妨談咲非  
有源流之慶諒由堂給名之基伏惟某官文苑標名  
將壇授鉞碧油建幕雖尊十里之權由首窮經不改  
一瓢之樂遂推餘慶俯及諸郎繼三葉之榮名鍾門

之盛事其方圖稱慶首沐騰緘仰認謙冲惟知喜媿  
賀侍其鈴轄再任代

伏審寵膺宸命再握中權伏惟懽慰伏以某官兵機  
練達將略雄深綏帶輕裘鎮壓千里綸巾羽扇指麾  
六軍上寬當守之憂乃眷捍城之効知如其難繼許  
以借留詔目外騰人言胥悅飛文展慶命於書郵  
占翰布勤首煩於記室永言傾戴孰喻端倪

賀王安撫啟代

伏審令嗣祕書新恩賜及第者潛心几按素高黃絹  
之詞唱第殿庭果叶青錢之選士流胥慶儒道增光  
切以間歲搜賢本朝廷之故事一經隸業復神考之

新科人材一興仕路四關辟非有過庭之教曷充入彀  
之英恭惟某官俎豆儒風詩書將業投班超之筆意  
氣一時請南越之纓功名萬里遂推餘澤俯及諸郎  
得片玉於崑山復青璫之舊物揮毫洒翰實高董  
賈之才幹蠶克家行繼常平之盛某未遑展慶先辱  
飛文感媿之殊敷宣罔旣

賀王尚書啟

伏審先奉宸恩榮膺閭寄凡居屬部舉功懽綜竊以  
自昔雄藩首稱全蜀一十五州之士悉隸封疆數千  
里地之師盡歸節制實資重厚空鎮浮華官惠愛於  
遠方此倚毗之本意恭惟某官德基宏遠識局深純



奕世功名不替忠臣之後歷朝議論共推仁者之言  
輒後喉舌之同出縮山河之柄綸巾羽扇暫寔憂顧  
之懷鼎席台階行副具瞻之望某備身屬部託成下  
風忻懌之私叙陳罔既

謝西府啓代

濫充星使未及瓜期殊無遷徙之勞就領轉輸之寄  
便於私計出自洪庥切以運漕一方按繩百吏其權  
既重所責非輕軍儲仰哺於十州銓管復歸於入路  
負多闕少憂注擬之艱難地瘠民貧苦切輸之窘急  
宜擇經綸之士以觀施設之方某學術迂踈吏能短  
薄少年氣銳謾有志於事功晚歲數竒已冥心於造

化偶從常調擢領使權曾未經年復膺新命此蓋伏  
遇某官陶甄士器匠石人材隆太平極治之基開並  
採魚收之路曲成羽翼特借齒牙敢不推本上心欽  
承厚德斧斤樗散少酬培植之恩筭策疲駑期盡馳  
驅之力

謝楊提刑啓代

伏審寵膺宸命榮領使權將攬轡於鄉邦日取途於  
弊境聞名久矣何幸如之伏惟某官廟璫至珍天麟  
異稟夙負棄繻之志果諧題柱之心奉漢使以巡行  
講周官之班斂過家工冢為桑梓之光華衣錦還鄉  
覽溪山而感嘆未遑馳問首辱騰緘瞻望徽猷不勝

翹跂

謝許提刑啓代

幸託下風尚未瞻於履幕敢圖過聽遂引納於門墻  
在於閨然何以稱此伏念某忝分郡寄坐易歲華本  
自空疎無可稱於尺寸矧今老大豈有補於涓埃尚  
此遷延居然尸祿推擠未去固已荷於并容翦拂所  
加尚敢期於見及此蓋伏遇某官道心稟粹德性養  
和格物不以所長動為可意待人必出於恕不復求  
全致是宜頑亦蒙比教雖衮衮一字足為衰朽之光  
而鼠技五窮終負提携之賜永言銘佩有激肝膈

綿州謝監司舉辟啓

命教之始置師惟難既非所堪適足為愧伏念某一  
離國學十閱歲華參兩任之卿軍自云得趣負三年  
之令學未始辭勞止於為貧無所不可獄訟刑名之  
職皆是道場簿書錢穀之間莫非樂地况優游於儒  
術復咫尺於鄉於便於婚姻得以數學有幸如此歸  
息可知此蓋伏過某官匠石人材甄陶士類好賢樂  
善每推引類之心憂國愛君深軫思皇之念致茲後  
學得說下風才地非堪固難勝於重責使天所庇將  
銘鎖於初心感佩無窮敷宣罔既

謝程大夫啓

竊以使部屈指豈無俊良書生何顏過承論薦伏念

某幼而學字少識偏旁長而屬文僅知平側夕服聖  
時之化育竊聞經術之緒餘若得用其所長庶幾或  
有可取投之猥冗無所施焉豈禮樂云乎哉亦會稽  
當而已苟卿以為仰祿而孟子所謂為負不圖登門  
便許推轂此蓋伏過某官賞信而罰必事易而說難  
嘉善矜不能與人不求備遂令微賤幸獲依歸今日  
窮途自激昂於氣節異時得路期奮發於事功庶  
幾終身不負知己

謝吉文州啓

伏承令孫新奉綸恩同登桂籍潛心文苑素高連運  
之才較藝詞場大振機雲之譽士流縮手衆議歸心

共推黃絹之辭果叶青錢之選三荆已秀雙劍橫飛  
豈徒几按之功蓋有箕裘之素伏惟某官詩書博術  
俎豆儒家投壺雅歌得祭遵之蕭洒輕裘緩帶有元  
凱之風流宜俾慶門疊膺盛事未遑稱慶遽辱貽音  
欣荷之私敷陳莫盡

荅吉文州啓代

仁不可失常恐招黃民欲必從果諧借冠恭惟某官  
道心稟粹德性養淳循吏袴襦安一方之民堵將軍  
裘帶肅千里之塞垣方松底之共依慮仄期之亟至  
欲薦才美自愧言輕幸天高而聽早果朝奏而暮下  
此實邊民之福固非言者之功過辱長成益深慚德

到任謝西府代

五嶺乘輅已慚非擄三已擁節復忝殊私榮踰望端  
感結情外伏念某奮身仕版通籍朝纓擢自穴流承  
乏水衡之屬繼膺異數叨持外計之權雖指心誓報  
於寵靈而臨事輒牽於才分二年攬轡竟無尺寸之  
功萬里還朝猶在品題之目重申異命出按坤維地  
瘠人貧雖困轉輸之苦歲豐事簡曾無施設之勞再  
省空踈一何僥倖此蓋伏遇某官材猷絕世名實在  
人定策兩朝炳著安劉之業矢謀九德巍標贊禹之  
功曲憐孤單未遽遐棄瓶罍易溢憂小器之顛擠  
陶冶無私荷大鈞之快北永懷銘佩有激肝脾

謝家提舉啓

書生所學粗記姓名軍事方參未知拜起心勞意拙  
志廣才踈績未考三貴將滿百抱閔擊折真為負之  
所為毀瓦畫墁歎無功而望食寅緣厚幸依託下風  
惟憂鼠拔之窮寧願馬曹之辱逮今三載雖每侍於  
燕間未始一言輒有求於左右豈有意於為異蓋自  
耻於無厭遽辱見收實過所望此蓋伏遇某官賞信  
罰必事易說難其交物也淡以親其待人也輕以約  
遂令頑悍亦費陶鎔敢不祇畏簡書服勤簿領互  
一壺既未遂於初心三浴三薰其敢忘於厚德感  
佩戰越不知所裁

謝陳使君啓

部封七邑歲薦二之首及庸庸良深感愧伏念某備  
負百里至是再期日其俗之所安豈能易俗齊以刑  
而未肅矧敢去刑惟其守拙以佗所以見稱於不擾  
本來事簡非聽斷之無留通值歲豐致賦輸之僅  
集以何功效致此品題此蓋伏遇某官以鄉先生  
為郡刺史土地民政得諸侯之寶三敬義惠恭有  
君子之道四憫憐推魯收錄羈單所學背時雖不佞於  
朽鑿此身未世或有望於桑榆論報殊私當期後日

荅解元謝啓

篆刻舊之望經邦而未見眩昏老眼豈文鑒之能精

偶為國以得賢則因人而成事尚期勉勵前膺縻  
爵之榮益使衰遲坐獲知人之譽百函拜賜十襲藏珍  
謝及第啓

射策楓宸已甘退黜第名桂籍尚獲采收叨被寵榮  
惟知感槩切以文章之餘事忠義天下之大閑君子  
國之休戚不係於文章士之進退莫先於忠義方天  
子臨軒而策士豈徒求摘藻之華而諸儒充賦以在  
庭蓋亦取切時之論欲考終身之節必觀筮仕之初  
宜有謹言少裨睿聽如某者少不好學老方讀書左  
右圖史者十年涉獵經傳者萬卷杜心浸癖實性成  
癡雖古今成敗之原粗知其略而篆刻雕蟲之學本

非所長妄意揀金謾求市璞青天萬里堪嗟蜀道之  
難白雪一聲難和郢中之曲笙竽異好水石難投自  
知與世不諧幾欲拂衣而去曰緣附驥倏倏化鵬入  
瞻天日之光親奉絲綸之詔周詢要務冀獲至言  
願為學之荒踈愧乎無補若與時而高下誠所不為  
姑盡節以惓惓寧抱關而碌夫何獻白亦願拾青此  
蓋節以伏遇某官匠石群材鈞鎔衆竄與之而不求備嘉  
善而矜不能苟有寸長未加尺退謂其辭雖鄙訥論  
不將迥棄在邊庭必能裹尸於馬華羊置之言路必能  
碎首於龍墀薄示甄收或堪器使敢不冰霜志操金  
石肝腸獄訟簿書豈辭勞於今日功名事業將有望

於他年底免小人之歸永為國士之報

荅通判趙承議啓代

伏審寵膺睿渥榮佐郡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宦路  
老成士流先達才能通敏學術深醇評三尺之詳刑  
已資口案贊六條之善治豈動心機會稱慶之未  
遑遽貽音之見及何承謙挹惟有銘藏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雜文

送苗師顏序

崇寧元年冬興元軍士有怨其守費誅者去益昌上  
變告誅叛益昌守得之惶惑夜半遣吏馳出城趨興  
元捕反虜即以事聞傳檄郡國拘其親屬後旬日  
誅面縛至并就逮者數十人悉蒙首繫獄窮治反狀  
自冬迄夏累月無所得首鼠不決朝廷疑之遷其獄  
於鳳翔而天興宰苗君師顏實領其事時二年六月  
也誅既檻就道所至發卒鳴鼓圍繞護送人皆意誅  
不能自白而誅亦自度必死暨至岐下一問而得實

八日而獄具誅無毫髮罪即日破械出之告者用赦  
竄海外誅之出也感際悲泣觀者顧指歡呼道路相  
傳一日萬口而師顏之名遂滿天下吾嘗論誅之不  
死其所繫豈小哉嚮使一夫流言二千石族誅以死  
則士大夫必將姑息吏卒誰敢控制而使令廝役皆  
得以脅制其生非朝廷之明白師顏之俊偉則搢紳  
之禍豈獨誅而已哉漢時治獄必取通經術知古誼  
者不可謂無意也後二年予官鳳翔師顏為治中得  
從之遊每服其為人而興元之事者嘗欲作傳而未  
果於其歸也回以為之序

上錢憲雜文序

憲使錢公按益昌命某獻其所為文意將有以教之  
也承命欣躍退求平生所業而多難論失存者無幾  
其間復有俳諧者放蕩者觸時忌者不近道者妄論  
天下利害非所當言者文多不足錄者為故紙糊窓  
首尾訛缺莫可考者率皆削去得古賦一首漢漂母  
碑一首竹軒記一首古樂府二首近體詩一十九首  
并序為二十五首以獻噫士之自鬻非古也惟某不  
能自鬻以取困於時然亦以此得出於門下而公亦  
信其決非自鬻者庶幾可以受教而無嫌焉謹序

李生方書序

周官哲蒞氏掌覆禾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大鳥



吾少時讀書至此未嘗不竊笑以為不急之務也後  
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遭之輒  
以感疾曰以無辜言之狀如五疖吾以是知天鳥之  
害有如此者非獨如鄭氏所謂鴟鵂之類而昔人所  
以力去者亦自有旨非獨如鄭氏所謂國中潔清而  
已夫哲族氏庭氏之所去者雖不專指無辜而無辜  
之出於斯時者亦無所容其跡雖未必能盡誅要當  
驅而出之於九州四海之外而不得以為害斯周公  
所建置果不可謂不切於事也周道衰二官之職廢  
物之神姦遂得以滋息涵養於天地之內數千百年  
愈久而愈不可去故天鳥之巢往往有之而世終莫

之識雖識亦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李生以善醫無辜  
專門名家於秦隴間其功利豈小哉生出論數十篇  
示余而求文以為序吾聞扁鵲入秦為小兒醫生豈  
得其書乎何其術之妙也年月日序

送王觀復序

紹聖丙子歲予官益昌始從吾友王觀復遊方是時  
其文已如擊石拊石誠非世俗之樂獨音節未和爾  
其後四年相會於南隆復得其文讀之遂覺雍容調  
暢取意論事益有條緒庶幾乎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者予方聳然異之求其說而未得或者便謂涪翁在

觀復以

書相切磨涪翁奇之相與及復論

書柳子厚效淵明古體詩十數解示之

文章祗昂踈密之節疑其有得於此是未必然  
觀復比來日益就道蓋更事愈多見善愈明少年銳  
氣掃滅始盡收斂反約漸有歸宿宜其見於文字者  
如此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精神何與於琴而幾動  
於心則聲應於指自然冥合有不可詰者而况於文  
乎文生於氣氣熟而文和此理之決然無足怪者蓋  
涪翁所告者法也余所論者理也告之以法而觀復  
又曰進於理今其歸也自言從蘓子於湘南過涪翁  
於宜城又將盡得其所謂法者則觀復之於文豈特  
如是而已耶觀復其勉之哉

鄭默字序

鄭子以其名默求字於余余為之說曰韓非作說難  
竟以說死箕子過商欲哭而不敢梁子作五噫之歌  
明帝聞而非之近歲蔡常山以笑貶海上甚矣處世  
之難也言笑歌哭皆有所禁則子之欲默也宜哉雖  
然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由是言之默遂可以  
免乎字之曰時言

上任德翁序時年十五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  
束帶優游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  
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

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屨  
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  
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某  
處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  
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  
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  
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  
曰不可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辭鏗庶幾超  
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  
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  
之報也某曰書以為序

招隱辭并序

出左縣城南度涪水至南山下並江而東行三四里  
有居民數十家以捕魚為生世不易業不知其幾千  
百年古木參天自江北望之鬱然幽深圖經號漁父  
村蓋昔時涪翁隱居處也吾汎舟至其下未嘗不悠  
然遐想慷慨歎息徘徊不忍去世言前代隱士大率  
多虛名少實効此誠有之然不可一槩以此量天下  
士蓋昔人論隱士者必首稱涪翁河上丈人二人之  
道實並駕而齊驅者也河上丈人安期生  
教毛翕翁毛翕翁教樂瑕翁樂瑕翁教樂臣公樂臣  
公教蓋公蓋公教平陽侯曹參為漢相國而高惠之

間天下無事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蓋自河上丈人至  
曹參更六七傳授受失真去祖風益遠而措之天下  
已奇偉卓絕如此使齊驅並駕者得行其意獨不能  
處其君堯舜乎河上丈人之裔嘗一顯於時而涪翁  
之後獨無其人然江鄉澤國安知其果無有也試為  
長言以招之其詞曰

子誰友兮涪之雲出為兩兮澤斯人子誰親兮涪之  
水朝于海兮日千里趣子之駕兮捨子之舟子不我  
信兮與雲水謀

書朱尚書集後

仁廟初號人物全盛時而尚書與其兄鄭公以文章

擅天下其後鄭公作宰相以事業顯於時而尚書獨  
不至大用徘徊掖垣十數年間故其文時多時奇兄  
弟於字學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讀者往往不識其將  
歿也又命其子慎無刊類文集故其秘而不傳於世  
元符二年其子衮臣為利路轉運判官予與獄益昌  
始得尚書平生所為文讀之粲然東坡所謂字字照  
縑素渠不信哉文集二百卷予得九十有九卷其餘  
云在曾子開家衮臣謂余佗日當取之并以授子云

讀巢元脩傳

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  
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遨徒步萬里往

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脩事士之難得  
蓋如此吾聞子由立朝嘗有大體然靳惜名器太  
甚良以是失士心比其敗也士大夫詆之又過矣觀  
其書巢元脩事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 諭幽燕檄

我國家運啓漢符疆包禹迹際天所覆無不統臨盡  
海以還悉皆臣妾措函生於壽域躋寰宇於聖涯惟  
燕督亢之圖得古幽州之域鼓刀屠肆俱懷義烈之  
風擊筑行歌咸有英雄之氣曷曰悖晉割啗孽乎胡數  
功一時貽禍萬世名宗令姓遂為異域之人奇士秀  
民永棄無知之俗蔑聞五教何啻百年風俗浸移已

作李陵之胡服謳謠未改豈忘莊馬之越吟朝廷哀  
爾無辜淪於不化夷刑虜罰虐我遺黎大穢羊羶薰  
吾故地爰整弔民之旅不遠徯后之情復千里之關  
河極一方之塗炭今則遼東款塞賊酋益寒靈武獠  
牙虜臂皆斷狐危之勢顛覆可知儻能用夏變夷捨  
逆取順其如信賞當倍常科錄可用之新旻蠲無名  
之暴斂庶令陷溺復覩太平

### 誠諭諸路提舉常平司卹民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卹民  
民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  
民其害有甚於是者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

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國家部置使者任之以權授之成書以使專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為予欲使民凶年飢歲無流離失業汝卹予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惟謹無意外鑿空以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亦予開口仰哺嗷々吏式恬視不發圭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強以利歲入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牽課抑強以文移四出擊纍敲朴以要治辨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於戲有弊吏無弊法立法之意至寬至厚條目至纖至悉至明至白汝推行之無俾民受其害而歸咎於法無俾異意

之人得以藉口誆々無謂朝廷不汝聞知朕言維服其聽無怠

思庵記跋尾

有思是作病無思是滅病有思而無作推無邪者近之無思而非滅惟不出其位者近之君侯幾於道哉思無邪而不出其位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雜文

自說

詩最難事也。吾於作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敢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返復改正。比之前時，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散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貴哉。

名小子說

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為老氏故名小子曰聃字以景老

客至說

貧家無酒食待客獨有茶湯爾山郡無佳茗而湯材亦不常有顧惟有水自入夏江水渾而井泥不可飲客至相對清談然此來公事冗冗清談亦不暇客之不至宜哉

失茶具說

吾家失茶具戒婦慎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

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斬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洩而秘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笑曰嘻是烏得不貧

異箴

道喪俗弊非惟今日援而救之顧自有術汝既無術欲救不能揭自異徒以取憎魯人獵較未害於聖萬春鄉社未害於正禮有從俗易貴隨時汝獨自異背俗而馳凡汝所為世俗尤嗤克汝之操蚓而後可士不必異亦不必同異褊同污均失乎中勿異勿同



謝雨文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正覺能仁勇於利物遂獲霈然  
之澤復興稿矣之苗無得之功莫知所報

同前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大道集虛妙於應物遂獲霈  
然之澤復興稿矣之苗不宰之功莫知所報

祈晴文

維神有以庇民則民有以事神歲方幸於有秋雨不  
止而彌旬將磨鎌而刈獲復閉戶而嘯呻人自慙於  
屢禱神不倦於為仁

謝晴文

劍利皆早種不入土神私此邦獨賜以雨既過多

厥害惟均令復還之遂禱于神拜手未起雨聲遽止  
歸未及家霽色千里今有何德感於神明何以報之  
牲肥酒馨

送酒文

視之冷然可盪觴兮用之沛然澤一方兮罌瓶罐勺  
破驕陽兮稼穡以蘇民小康兮功成不返失其常兮  
歌以送之示不忘兮

辭廟祝文

敬昭告于某神某不用於時來長此民得以理去實  
賴於神神以為然餘無足道戒行有期敢不以告

祭諸廟祝文

祈報著甲合此常典也今歲茲土無大旱勞蠶穀以  
登賦輸以時頌守土者治行不足以致此惟治朝叶  
氣所薰典夫上下神祇之庇庥而賜不可以虛受故  
潔蠲飲食以答靈貺尚饗

祭祖墳文

嗚呼昔我先祖積善累仁以垂裕於後昆皇天福善  
薦生我先人夙有淵質未幼而學我先祖以考終雅  
我先人丕承厥志率德履行令聞令望風動于四方  
匹夫匹婦罔不知有我先人時命不與則竟罔有成  
功至于小子某不肖懼忝前烈早夜祇惕畏慎雖一  
荐更多難則亦罔敢怠荒而稟賦顛蒙不能承我祖

宗之志天子哀其愚錫以一命俾臻罪子益昌非某小  
子能實惟我祖宗之休嗚呼某生不辰不逮事于祖  
宗夙夜恃怙則犬馬之養有所施惟是勤勞王事  
益盡為臣之忠庶幾有裨我祖宗之緒不至于隕越  
嗚呼酒醴薦羞雖則不腆以告其區區之心祖宗其  
格思尚饗

祭宋承之文

嗚呼公乎維公蜀人起於遠方角出特立致身富貴  
頭角軒昂入握省簡出特使斧有燁其光西極岷峨  
東盡河湟維公之疆聖神嗣興改易法度登崇俊  
良先帝舊臣千載一時森列廟堂一日九遷唾手可得

易如探囊車。要津舟在急流。多爾淪亡。炙乎之勢在。  
桑陰未移。遽冷如霜。跪奠道左。感念疇昔。揮涕其滂。  
尚饗。

祭程公儀文

嗚呼哀哉。我昔携孥赴官。益昌公時送我。泣下霑裳。  
云我老矣。不復見子。終天之別。將止於此。我謂不然。  
願翁加殮。秩滿即還。殫指頃間。我舟既行。翁止于岸。  
眷眷不去。回首永歎。我官于東。轉眼十年。復來尋翁。  
墓木蒼蟬。一作墓永懷往事。淚落秋草。爲文寫哀。以  
薦蘋藻。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戶部文

惟公學道寬中。善於容物。立言諧理。足以名家。入則  
即潛出。則使指踐更。既熟進退。自如未應。閑適之年。  
遽有便安之請。舍者爭席。方物我以相忘。弟者在門。  
遂幽明之永隔。耆舊零落。衣冠嘆傷。闕文之史。全亡  
正始之音。遂絕。豈無禮樂。頌先進之可思。雖有典刑。  
嗟老成之愈遠。况我小子。受公深知。拊棺長號。有淚  
如覆。嗚呼哀哉。尚饗。

祭孔明文

天降喪亂。祚將傾。公抱器業。南陽躬耕。隱而未見。行  
而未成。嗚呼清哉。禹乘知己。三顧茅廬。計安天下。  
周爰咨諏。協力合謀。克贊霸圖。嗚呼智哉。帝念

戰戰兢兢舉國託孤知公之能公受顧命拳拳服膺  
嗚呼忠哉建國之初國如綴旒負宸泣政爲伊爲周  
無蓋不亂民言不流嗚呼難哉步卒數萬哆然北  
出河洛騷動雍梁震慄曹氏君臣爲之仄席嗚呼  
壯哉天未厭亂短公之命禮樂不興斯民不幸曹氏  
君臣酌酒相慶嗚呼痛哉昔我先子旅病瀘川迺禱公  
祠冀得生還神鑒孔昭生還故山嗚呼靈哉西蜀遺民  
荷公之恩登公之祠拜公之神祭公以饌弔公以文  
嗚呼歆哉

南行祭江瀆文

年月日西蜀唐某頓首跪拜江瀆之靈慷慨太息而

祝曰僕草萊野夫愚不知分不能與田夫野老傭耕  
南畝而背書腰劍假道荆楚以遊大梁鄉里親識笑  
其狂妄兄弟妻孥泣涕撮挽而擊鼓發棹奮然不顧  
其志蓋將有所爲也佗曰登金門上玉堂垂璫珥筆一  
昂軒我冠亦在於此榮耀父母庇廕兄弟兼濟友朋  
養活妻子亦在於此安國家定社稷立功名使千萬  
世不泯亦在於此僕之此行所望大矣所繫重矣神  
之有靈鑒其所存爲我拘竈罽蟄蛟蜃鞭逐鯨鯢俾  
無驚端怒濤之恐此神之陰助力也其佗功名富貴  
則人所自致非敢以祈於神尚饗

代程信孺祭新婦文

平生孝和天豈無耳宜壽而夭孰窮此理邈然一孫  
誰撫誰視豈無佗人寧若所恃魂兮何之豈復念此  
殯之于室猶在目前喪既即路遂復寂然昔以懽交  
今以哀別痛如之何有淚如血

代路次祭文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唐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策題

問大觀新書春秋釋奠子先聖前世宗工臣儒皆得  
與於從祀之列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嘗聞漢  
興之初六經出於散亡之餘有齊魯韓毛之詩有田  
焦費氏之易有伏勝孔安國之書有慶普大小戴之  
禮支分派別並立於天下非獨為說不同而經文亦  
異其後諸家之學既已滅熄而毛氏之詩費氏之易  
孔氏之書小戴之禮獨行於後世此四人者其於經旨  
雖不能有所發明而聖人經文得以遂傳天下實此  
四人之力也今三人皆從祀而一人獨無與焉議者

欲建明以稱朝廷尊儒重道之意諸君以為如何  
問孟子之時去成周為未遠而成周之治蓋孟子之  
所欲為而不得者也以其所欲為之心而考其所未  
遠之事宜乎皆得其實而至論班爵祿之制有不合  
於經者夫公侯伯子男固五等也而曰天子一位公  
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以天子之尊而列  
於五等之間既非所宜而子男同一位之說又於傳  
無所見以子男之君皆五十里而謂之同耶則公侯  
皆百里而不謂之同者何也以子男之爵皆五命而  
謂之同耶則侯伯皆七命而不謂之同者何也其言  
卿大夫士之受地與王制不同而論耕者之所獲與

周官亦異雖曰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然此數事  
猶見於他經不為無所考而孟子之論如此有司所  
以疑而問也

問先王之時其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與能者異矣賢  
者不可責以事則使之在位而服休能者不可虛其  
材則使之在職而服采此書所謂象之庸之而孟子  
所謂尊賢使能者也然周之建官三百有六十自鄉  
大夫至於下士莫不曰事以設位曰位以制祿未有  
居位食祿而不任以事者雖冢宰之貴亦未離於服  
采焉其所謂服休者不過三公而已服采者常衆服  
休者常寡則天下賢者將何以處之耶在位者任德

而常逸在職者任事而常勞則先生之用人亦有流  
品之異耶

問政必本於財財必取於民賞必施於功罰必加於  
罪此為天下國家不可易之制也布粟力役之征古  
之制也而孟子以為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  
子離關市夫里之征右之制也而孟子則欲去關市  
之征無夫里之布執干戈衛社稷古之所謂勇也而  
孟子以謂善戰者服上刑土地關田野治古之所謂  
力也而孟子謂關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茲豈古之  
制歟意者其自有旨歟

問先儒有言孟子之書所以象論語故旨意合同者

衆蓋大賢擬聖而作也切嘗考之疑其不然孔子君  
命召不俟駕孟子將朝聞命而遂不果孔子去衛明  
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盡其制行之異類皆  
如此孔子稱樂則韶舞而孟子則曰今之樂猶古之  
樂也孔子稱畏大人而孟子則曰說大人則藐之其  
言之異類皆如此安在其為合歟抑其所以異者乃  
其所以同歟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言之用  
於世其來遠矣內有朝覲會同辭受逆執之禮外有  
存省聘問傳遽道諭之事束帶立朝與賓客言使  
四方於不辱君命專對之才不可謂無益於用是以聖

人雖以德行為先而語言辭命亦在所不廢此宰我  
子貢所以得齒於顏閔之後而公西華所以得與於  
由求之列也子恥巧言後世遂以質訥為賢是果  
聖人之意哉言不可以取人則古之所謂以言揚者又  
何也孔子四科今用其三矣其一未也故與諸公議  
之問為已之甚而至於絕物者此楊朱之制行也孟  
子以為不義兼愛之甚而至於喪我者此墨翟之制  
行也孟子以為不仁外不至於絕物內不至於喪我處  
乎二者之間確然守之而不移者此子莫之制行也  
孟子以為害道夫士之擇術蓋亦可謂難矣兼愛  
者謂之不仁為已者謂之不義處乎二者之間自以為

得之矣而又謂之道害然則如之何而可子必外此  
三者而後可以為道乎抑所謂道者亦不離於此乎  
問楊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植提仁義  
絕滅禮孝吾無取焉耳夫道德仁義一也道在天則  
為陰陽在地則為柔剛在人則為仁義仁則三德所  
謂柔克義則三德所謂剛克仁義相濟則三德所謂  
正直者也故善言道德者未嘗不通於仁義善言  
仁義者未嘗不本於道德知道德而不知仁義是果  
足以為知道德者乎取其言道德而不取其賤仁義  
此有司所以不能無疑而質之於諸君也  
問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三代而上王者真



不知此然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獨不聞有所謂左  
右史者以為闕而不置耶則古之諸侯莫不有史晉  
之乘楚之檮杌是也而况於王者乎以為置而不錄  
耶則羅春鳥除鳥鳶去鼃鼃除水虫之類至纖至悉  
無所不載而况於書言動者乎意者左右之職非六  
卿之屬乎抑周之建官不能盡見於六篇之書乎諸  
君其試陳之

問兵法有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  
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李廣之為將也居則無部曲  
出則無行伍幕府無簿書之繁屯舍無刀斗之衛務  
為簡易士卒樂之程不識之為將也居則正部曲出

則正行伍畫治簿書夜擊刁斗近乎煩擾士卒苦之  
夫以兵法觀之不識之將近乎有制之兵而李廣之  
事蓋不可以為法於後世者也前史是廣而非不識  
何哉二者皆古之良將也諸公將安處乎

問兵家之有六韜猶儒之有六經也其取名必有義  
其序事必有法自文師以下治內是故謂之文自發  
啓以下治外是故謂之武此學者之所共知而無復  
可疑者焉自王翼至于農器而謂之龍自軍略至于  
壘虛而謂之虎自林戰至于公險而謂之豹自合分  
至于武騎士而謂之犬其取名之義其序事之法亦  
可得而聞乎

問指不足以喻指也非指者能喻之有不足以治有也無有者能治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皆未離乎流者也權量以為平城池以為固車服以為勸斧鉞以為威符節以為信是皆未離乎形者也既涉於有則不免於累而自古天下未嘗敢廢者何哉蓋穴土而得空鑿牖而得無則所謂有者乃無之所資故也夫無相者既不能以自行有物者不免於有累然則將安處乎以有體為以無為用雖涉於有而免其累焉此必有道矣問以道在天下者其事略以事治天下者其事詳是故曆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以道在日星者如此而

已事則有璣衡以齊之平使當其分秩使當其序以道在四時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巡守以考之或祈或曰或夷或隕以道在民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典刑以示之孳尾希革毛錡鬻毛以道在物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官職以掌之觀堯舜之書則所謂道與事善可見矣以道治天下則無為者也以事治天下則有為者也堯典以道在天下而舜謂之無為者何哉無為者天也有為者人也舜既以無為治而堯獨謂之法天者可哉問為治之享始於明天次以道德次以仁義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古之聖人未有不循於

此者也諸子言治道名矣大抵皆失其序其所當務者不過乎分守刑名曰任之術厚省是非賞罰之事方是時能以仁義道德為意者蓋寡矣而况能明天乎天不能明則道德滅裂道德不明則仁義消壞道德仁義既以滅裂消壞則其所謂分守刑名曰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可以為天下用而不足以用天下矣此漢唐之治所以終不及於古歟然則明天者治道之本學者所宜知也

問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將曰其俗而治之耶則人自為禮無所統一家自為法無所視徼殆非先王所以教民之意也抑將易其俗而同之耶則或抑

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奪其所欲而與其所不欲殆非先王所以觀民之意也古人有言一道德同風俗又曰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二說相互如此其可以相為用乎

問周之初王業始基四方諸侯未盡賓貢九州之賦未盡輸又征討戰伐之事未盡休息倉廩府庫未至於有餘方是之時宜乎多取然而關市未有征也澤梁未有禁也園囿之利猶與民共之山藪林麓從何知也天下既平物衆地大四方諸侯皆已賓貢九州之賦皆已輸入征討戰伐之事皆已休息倉廩府庫之積不患乎不足當是之時宜乎寡取然關市始

有征矣澤梁始有禁矣山藪林麓猶設官以守之園  
圃從可知也豈先後之勢有不得不然者歟抑先王之  
立法初不為有餘不足計歟諸君其深考而備陳之  
問先王之時其所謂師儒者乃士鄉之吏而其所謂  
士者乃六鄉之民故為士者未嘗不耕而為農者未  
嘗不學周官以九職任萬民而士不與焉蓋以士寓  
其間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變三代之法定四  
民之居而士農之判蓋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  
耕稼為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當為而從學之徒  
一言及此則深抵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于歷山  
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於有莘之野乎何

害其為聖且賢而孔子孟子之論如此必自有肯也  
有司願與聞之

問孟子習孔子者也楊子者也習孟子傳稱孔子晚  
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之帛編三絕曰加  
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其篤志如此孟子  
之書大抵皆得於經其傳稱詩書禮樂蓋無所不有  
而獨未嘗言易豈孔子好易而孟子獨不好歟楊子  
之學雖無所不通而考其所得尤在於易其言天下  
休咎既已詳於易之道而推本陰陽律曆又明於易  
之數豈楊子知易而孟子獨不知歟豈聖賢之嗜好  
固有不同者歟抑所謂知者果不在於言與不言之

聞歟

問傳稱莊子之學無所不闢而其要本於老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以明老子之術而莊之自言則又異於此以謂道術既裂各得其一而不能以相通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如百家技巧各有所用有老聃聞而說之者有莊周聞而說之者審如所言則莊子之學其原不出於老子明矣而傳之所言如此者何哉老莊之學諸君深得之矣其試辯之

問昔者七十子之徒從夫子於洙泗之間其志未嘗不欲附驥尾而各彰夫子之心亦未嘗不欲成其名於後世而卒能以其所長得與於四科之列者十人

而已此夫子所以愍其成材之難而有不及門之嘆也然以曾子之賢而不與德行志也東帶立朝可使與賓客言而不與於言語子賤之治至於民不忍欺而不與於政事子張有聖人之一體與游夏等矣而不與於文學夫成材之難夫子嘗嘆之矣幸有焉又棄而不錄聖人果何心哉其去取宜自有理也

問天以伍生物地以五成之故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要必歸於五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在物則為五味五聲五色而吾性之所有者則為五常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數匹夫之所共知而聖人不能有所加損也今言仁義禮智而信不與焉是猶五行之無

土五事之無思至於五味五聲五色皆闕其一謂盡物之理可乎而孟子之說如此學者所宜深考其意也問由漢以來著書立言純合於經而不雜以諸子百家之說者揚子一人而已至論人物則猶有可疑者焉夫莊子者古之所謂隱居放言者也而以申韓配之莊子豈申韓之流也哉顏子之於聖人一間爾而以黔婁四皓配之猶若有理焉至以常成配之不亦甚乎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以仲元配之仲元雖賢然亦豈至是哉揚子必不妄也有司求之未至爾諸君其以告之

唐先生文集卷第二十終

### 政和中

先君寺丞赴官潮陽道出鵝城謁國將唐公一見傾蓋如平生自夏書禮往來無非論文評詩未嘗一語以及俗事也而道義之交趣尚之同

先君固已序之矣得唐公之文凡四十五首詩賦一百八十五首唐公嘗云吾以是得名亦以是掇謗不欲盡傳諸人故所得止如是而已康佐承乏惠陽暇日閱寓公集蓋東坡先生與唐公謫居時著述也唐公之文凡十有二首詩賦一百十有一首與

先君所傳頗有重複既而進士葛彭年以所藏閩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詩賦二百八十七首較之所見稍

加多矣而篇秩殺亂句讀舛謬殆不可辨未幾又得蜀本於歸善令張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閩本益加多矣而增損甚少可以求正康佐郡以事倥傯遂屬教授王維則雖校旁援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據依而唐公之文遂為全編曰其名類勤為二十二卷命刻板摹之既以博示學者俾識其真且以著先友之義不沒其傳既成謹書于卷末紹興二十一年仲冬書雲曰左朝奉郎權發遣惠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鄭康佐題

書先集後

味道者不以聲色論文亦如之道散學非一家言日出而無窮君子病焉昔之人惟其所得於此而寓之于彼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莊周曰是其言猶時女也周書諷詭連狝無端崖面自好如此不誣也陶靖節非仕非隱不以萬物之變易比窓之涼即其詩豈與魏晉同其聲色哉惟

先君自幼承學於皇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也既仕矣始紹聖訖政宣名稱益高身日益用折家君嘗謂所知曰後世有揚子雲此復何憾嗚乎昔子雲而蜀人仕漢不遇此沒且無子今其傳非以書故耶先

加多矣而篇秩殺亂句讀舛謬殆不可辨未幾又得蜀本於歸善令張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閩本益加多矣而增損甚少可以求正康佐郡以事倥傯遂屬教授王維則讎校旁援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據依而唐公之文遂為全編曰其名類勤為二十二卷命刻板摹之既以博示學者俾識其真且以著先友之義不沒其傳既成謹書于卷末紹興二十一年仲冬書雲曰左朝奉郎權發遣惠州軍州主管學事魚管內勸農事鄭康佐題

今本改二名三又刪下二字

如之道散學非一家言日

惟其所得於此而寓之  
下者我魚是也莊周曰是

其言猶時女也周書誥誥連狝無端崖面自好如此不誣也陶靖節非仕非隱不以萬物之變易比窻之涼即其詩豈與魏晉同其聲色哉惟

先君自幼承學於皇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也既仕矣始紹聖訖政宣名稱益高身日益用折家君嘗謂所知曰後世有揚子雲此復何憾嗚乎昔子雲而蜀人仕漢不遇此沒且無子今其傳非以書故耶先



君視子雲年與位皆未究先君有不令不肖之子雖  
存而玄不傳它日後因其書之遺質諸父况見聞欲  
少發其端緒而家難流落復多散逸不果嗚呼尚忍  
言哉嘉祐熙寧間皇大父淹有盛名於西南學所爭  
宗師之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誥薦諸朝不報其  
伎蓋與蜀先張氏蘓氏中分魯至其推明六經謂易  
詩書始著乾坤君臣夫婦之正禮樂藏諸用春秋謹  
其變繫詞之旨微夢奠不發春秋之作盡獲麟魚篋  
獨推原孟軻氏而挈然負異於諸儒者如此先君年  
二十擢第四十南遷五十而死其流風甚遠其樹立  
甚大故其於文率皆懲世漫靡多所矯拂扶雅默鄭

不為苟作當是時如操南風之絃以遊北里雖盪吹  
雜然衆寡莫敵而平和去聲之音猷服於人久而愈  
信今其傳如存舊如辯同寔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  
議賞如察言寔崇觀以來邊釁以之宣和中朝京師  
燕薊始事公曰作韓忠惠公傳斥其非幾以身殉焉  
是又豈空言哉嗚呼昔魯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  
叔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先君携束書度嶺閱五年  
而後歸世家皆怜其窮惟其身方擯斥且死而其言  
率憂深不怨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而哀之志曰  
是千載之表微也先君沒後四十餘年羅浮之人乃相  
與竊然尸祝而俎豆之于今不忘然則先君子雲

之難與叔孫不朽之言所以期諸後世者復如何哉  
復如何哉紹興歲己卯立春日男左朝奉大夫權知  
饒州軍州事 文若 謹書



